HARVARD COLLEGE LIBRARY
FROM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CHL 5422.4512.

5366/4512.1

T5344/4512.83

安陽集卷第三十五

宋魏 王韓琦著

大清河南彰德府知府同安後學黃邦寧重修

罷相辭免兩鎮

臣伏蒙聖慈特降制命授臣司徒檢校太師兼侍中充陳州鄧州節度使判相州者臣備位歲久自顧無狀抗章避位屢瀆聖聰而陛下聖監哀憐先賜手詔諭以開許之意臣嘗因奏謝具述臣已忝三公之列不同資秩末崇者罷日則有遷拜乞只守本官補外今既獲典鄉郡已爲罷免之榮而蒙陛下復進官資任兼將相在臣

愚短固知不可勝克又況總帥兩鎮恩命非常自本朝以來臣僚未嘗有此除授中外聞聽實爲駭愕臣尋曾面奏罄竭誠懇今來遷秩蓋陛下已示眷遇之異更不敢固辭惟是兼領兩鎮非臣所當伏望陛下上循祖宗舊制深惜國體亟行追寢以安愚分則陛下保全之大賜也

第二

臣此者抗章避位得請鄉邦而蒙陛下更進官資兼領將相之重比人臣之至榮極幸者臣愚自視已不能堪副大恩惟是兩鎮之崇自國朝以來臣僚未嘗并授前面對日已曾罄極開陳退復具劄子辭免伏奉詔諭未賜俞旨夙夜震恐無地所能自容臣豈不知寵命非常特出陛下聖意以示眷臣之禮至隆至厚臣雖百殞何以報陛下不次之遇其如祖宗舊制惟宗室近屬方有茲拜臣若於至榮極幸之外復竊陛下眷禮之厚踰越常制不自度而處之則是開邀臣希望僭忒之源自臣而始以致陛下命令爲永久之誤茲臣之大不忠也何以勝天下之責哉欲望聖慈深監血懇非有緣飾僞妄之辭特詔有司貼麻止除一鎮則上不隳朝廷典憲之舊下以安愚臣廉介之守中外聞聽孰曰不然臣必望

睿明早賜開可免頻冒大戮干瀆不已臣無任昧死陳
請激切之至

第三

臣近累辭免總帥兩鎮之命誠已殫盡日須可報乃煩
再賜詔諭不允所乞荷恩量已終不遑安臣竊觀前世
勞舊之臣人主欲厚其禮遇始必大推恩賞及甚知被
寵之過愧而不敢當者終則矜而許之是故君臣交美
見稱於後陛下視唐郭子儀如何人哉再造唐室功蓋
天下至除太尉則以時多奔競欲身變浮俗遂懇避不
受後除尚書令則以太宗昔嘗爲之又復堅避代宗皆
從而不拜此不亦君臣之交美哉今臣二府備位妨賢
最久宰政無狀苟免大戮而退陛下即以陳鄧二節并
以付臣既臣僚未嘗除授所以屢瀆聖聽不敢爲僭倖
之始且臣之望子儀固霄壤之相邈不當輕引以爲據
然輒舉此而爲陛下言者兩鎮非常之命切於辭而得
請也伏望陛下以堯舜聰明之聖下照愚陋早降睿旨
改除一鎮以成微臣斷斷一介之志則陛下從人之美
固光耀古今矣臣無任昧死陳請激切之至

第四

臣伏蒙聖慈特差中使李友詢傳宣男忠彥已依所乞

令試所有恩命及第宅更不許辭免令早入謝者承命感栗未知所報辭第之請臣方欲再瀆聖聽今更不敢繼入文字即具表稱謝次其兩鎮之命緣自國朝以來臣僚未嘗除授臣已三上劄子辭避前面對日亦曾懇叙不敢當之理日望特賜俞允且臣今來獲解柄任既得出補鄉郡陛下乃命兼領將相寵進官秩長男得試館職次男遷官而又有甲第之賜自近世以來宰相罷去未有如臣之恩禮優異者陛下待臣可謂至矣臣上體陛下眷遇之意已俱不敢再三避免惟兩鎮之命伏望聖明察臣於義實不可當非是過爲矯飾早降睿旨改除一鎮兼自來甚有貼麻體例臣謹伏私第哀祈激切之至

辭避賜第

臣伏蒙聖慈特差勾當御藥院王中正傳宣賜臣見住居第者臣待罪歲久此幸得請補外聖眷推恩已極優異唯賜第之寵在臣更難克當況自來政府臣僚在京僦官私舍宇居止比比皆是茲乃常事若臣獨被恩賜豈得自安欲望特回聖念亟賜寢罷寒儒之分稍獲寧處

臣近蒙聖慈各勾當御藥院王中正傳宣賜臣見住居宅臣尋具劄子上奏辭不敢當竊聞已降敕付閤門據見賃官宅間數賜臣者臣塵汚冢輔苟免罪黜既得出補鄉郡而陛下推恩太過臣已不能勝荷今復錫以居第重出意外臣豈不知陛下眷禮之厚固不易得然輔臣出入乃朝廷常事若陛下以臣之故一開此例恐非經久之便臣所以規規不已願賜寢罷者非自飾潔廉以欺罔陛下蓋愚慮及此伏望睿明垂察亟如所請庶上全國體而臣免負稠重叨冒之愧

乞男中彥名試中等與館職

臣竊聞已有聖旨臣長男忠彥特與館職臣此來忝冒之過夙夕未知所處而陛下加意眷臣又復恩及子舍可謂殊常而絕異矣臣欲罄寫肝膈必期請罷慮陛下方推厚禮不得悉如所乞然在理當請須合陳露伏覩前朝輔臣子弟有得預館殿之職者必先名試中等然後推恩男忠彥欲望聖慈特令學士院校試依試到等第施行或不中程即如常例既免濫厠美職又協朝廷舊規老臣僥榮太至且自羞愧

永興軍乞移鄉郡

臣遐瀝血誠上干聖聽必祈矜允敢逭竄誅伏念臣遭

會三朝玷塵冢輔十年備位無補國家而復宿疹嬰纏
寖成衰憊丞弼之重不可冒居是以累上奏封請避賢
路陛下察其至懇卹以久勤特推異恩使爲郡於鄉里
不謂邊臣輕動釁起綏城陛下以西顧之憂乃改授臣
以陜右總帥之任數加敦諭義難以辭臣自赴職以來
夙夜傾竭兾有以副陛下委注之意而幸天嫉狂孽諒
祚遽然自亡嗣童衰訴情實效順今其使薛宗道等賫
表再至朝廷已差韓縝劉航赴延州與議凡有處置盡
以成筭付之況西界饑喪相繼窘困方甚今急來送欵
其情可見朝廷所命必皆一一承禀疆候平謐指日可
期重念臣入夏以來腹疾頻作牽連故疾益以虛悴雖
加藥艾尚不支持兼臣陛辭之日親奉德音候西事稍
寧即令臣却知相州陛下欲全舊恩必猶記此處分且
臣昨罷宰柄本覬稍均勞逸當朝廷急難之際臣安敢
更避煩重今羌醜屈服將容復好亦是朝廷許臣老病
少求休息之時伏望聖慈早降俞旨俾臣還守相州舊
任犬馬之賤既獲養於餘生天地之仁固難酬於茂育
臣無任哀祈俟命激切之至

第二

臣再傾悃愊仰叩睿明天地之仁必從所欲竊念臣自

去年秋厚陵終事即連上章乞還宰柄不惟以丞弼之
任久愧妨賢亦自顧疾病之軀稍期均逸陛下照其誠
實假以恩榮命守鄉邦以安衰薾不謂赴任有日驟然
易此帥權當是時陛下方宵旰憂邊而臣以忠義内激
不敢苟避慨然西來强率昏疲以荅信任若狡羌肆孽
未已臣固願以死自效今虜雛歸欵朝廷已議開納使
人在境疆候即寧乃陛下全舊恩矜老臣復許其息肩
養疾之時也兼臣自五月後來一向藏府不調故疾相
參困劣殊甚軍書民務動致滯留所以瀝懇訴天願還
相州舊任少諧頤攝實荷生成伏望聖慈便賜開允指
揮更免累累干犯宸聽臣不勝朝夕俟命哀祈激切之
至

第三

臣近陳乞還守相州舊任伏蒙聖慈特降詔書不允者
愚誠已竭必覬矜從天聽未回唯知泣訴伏念臣禀賦
愚朴既老且病此當帥職誠出勉强若邊烽尚警敢不
以死而扞寇讐及羌嗣已馴亦願養痾而存視息而陛
下諭臣以酋渠嚮順備預於暇時況今鄜延等四路帥
臣皆是朝廷極選委以經畫則地近易爲處置臣昨來
叨領一道兵寄蓋緣亭出權宜疆候即寧理當廢罷兼

臣自入仲夏便苦積疹淹延氣體久虛頓覺不任劇事且犬馬有疾猶能極聲長鳴顧望主恩幸一寬其守禦代勞之事今臣羸憊如此不勝犬馬顧望之情陛下豈不念之哉欲望聖慈更不賜詔荅便降俞旨令臣還守相州舊任免塡溝壑上累至仁臣無任朝夕俟命哀祈激切之至

第四

臣三上表奏乞還守相州一奉詔荅未蒙賜可豈禮數未盡更俟哀祈抑愚言甚微不足感動徊惶怵迫弗知所從臣伏聞匹夫之有疾病勞苦必呼天以自聲者蓋知天之必聽也其意以爲洞然在目而臨已無所隱隔苟呼之無有不徹而應者也未聞脫宰柄之重而任總帥之劇方疆埸有警豈敢以勞苦辭今羌酋既順而宿疹乘臣乃臣疾痛自呼之時也伏況事平之後許還舊任大哉聖諭猶在臣耳豈同夫高天邈然不可知其聽否也凡臣聲其區區切到之懇於陛下至于三矣而陛下不即垂聽使臣抱匹夫之疾而呼猶未已陛下寧不矜憐之伏望聖慈察臣所陳不是矯妄乃職局當罷衰病可去之時俾還鄉郡獲養舊痾物性既安於所宜君言亦踐於無戲天地恩施糜軀曷酬臣無任祈天俟命

激切震惶之至

第五

臣今月十二日男秘書丞充秘閣校理忠彥賫到詔書一道伏蒙聖慈以臣再上劄子乞還守相州舊任不允者一夫不安其所尚軫睿慈老臣之訴以誠豈無恩惻從而後已罪敢逃誅今詔旨諭臣特以羌變難知邊備宜謹責臣豫慮未容辭疾以去臣復思之戎心雖未易保然使人繼至朝廷將許其納欵非如訓兵伐罪之際在於此時僅若無事邊備雖不可弛然有諸路守帥分制閫外非必多病昏疲之餘獨可倚辦且臣初辭重柄本祈均佚今積衰疹愈難任劇當疾勢可治之時陛下若念其久勞少賜息肩之地即異時氣體稍完猶可爲陛下之用苟此而不顧必俟其病及膏肓先犬馬而塡溝壑始憐而信之固已晚矣伏望早降俞命俾還舊守得諧休養實荷再生臣無任祈天俟命激切之至

第六

臣伏蒙聖慈以臣五上劄子乞還守相州特降詔書不允者血誠已竭而君父不爲之信邊患將弭而朝廷過爲之憂若不重瀝肺肝必期開允則老臣孤遠遂同無告之人竊念臣向在近司已嬰宿疹然當時病根尚淺

筋力粗可支吾自今久疾以來精識頓然昏悴苟不容其治養得遂少休則蕞爾微軀必致溘先朝露長辭盛世不盡孤忠且當西釁之初臣則便膺帥任雖力效駑淺而一無毗益凡所指授無不親承廟略陛下儻許臣罷去豈無奉行成筭之人可繼臣之後者況西人所議旦夕當禀朝命若謂事平之後尚須經畫則臣累陳四路之帥聞見至近責之備預則必人盡所謀當此之時陛下何惜不早擇材者代臣使還鄉任則臣犬馬之賤荷陛下再生復免好權竊位不自量力之毁陛下亦無顧遇舊老强之以疚有傷恩禮之薄既以保愚臣一介之節又以彰大君全育之仁中外聞之孰云不可臣不勝勤勤懇懇哀祈俟命之至

第七

臣准樞密院相繼遞到詔書二道伏蒙聖慈以臣累上劄子乞還守相州不允者呼天以訴雖若未聞惟疾自量固難中止緣兹得罪是亦甘心竊念臣昨罷冢司獲叨鄉守誠知過幸蓋本均勞自西事暴興遽然易此帥任臣不敢輒辭老朽義當奔赴急難自到任以來夙夜經營卒無明效加以寵榮之過災釁自生疾病嬰纏殆涉時序近雖稍能强其如精識頓衰總制大權顧庇

瘵者豈容冒處況夏人至延州請命議事多日朝廷處置大得其宜間已許宗道暫還諒闇浹之間必再賫誓表過界則長安開府理當先罷以釋戎心之疑其向去備豫之方不過浚葺城池繕完兵械訓練軍馬審探事宜此乃諸路帥臣本職當行之事至于將佐官屬亦悉能選擇保薦又凡事皆直禀朝廷則臣之在雍不同用兵之時或有施爲朝廷若且要存此虛名即何人不能勝任故臣當此之際謂陛下可以留念舊物少垂寬假之恩伏望矜宿疹之已深信德音之前諭俾臣亟還本郡少息昏疲則臣餘生乃陛下所賜此身未殞圖報可知臣無任孤誠懇切瞻望哀祈之至

第八

臣男秘書丞充秘閣校理忠彥至伏蒙聖慈特賜傳宣撫諭以臣疾病令更自將理所乞相州爲西事未了不令更入文字者陛下遇臣乃隆於父母之愛惟臣訴上亦思盡螻蟻之誠感泣以言聖明當諒伏念臣進以孤直不立朋援唯知忠義是爲報國故當艱難險阻之事未嘗輒有辭避向在兩府通及一十二年雖身有宿疹每遇夏秋復多爲脾泄所苦然在假告近或三四日遠亦不曾出旬則能出赴朝參不妨職事今臣已六十一

歲涉歷憂患固多氣血日衰不能勝任疾病自入夏來
藏府復泄脅氣乘虛動作逮月餘日全然妨廢視事近
雖勉强而出頓覺昏疲唯是肌骸止存皮骨臣因自恃
度若疆事未息且盡此殘喘支吾尚恐有誤國家無益
大計況今羌雛送欵遣使再叩延安朝廷已遣韓縝等
與議始雖少有違異終必俯服從命臣故于此時深望
陛下念臣攀附二聖粗竭忠力特垂舊恩許臣還守鄉
邦少遂休養況盛時難遇真主難逢猶幸一二年間氣
體稍完復思展效不忍默默甘與犬馬同盡陛下若謂
事平之後尚須處置緣今四路帥臣所治皆接西人境
界百聞不如一見終是易爲經營永興去諸路各一十
餘程邊事既難遥度不免却牒本路詳酌只是空費文
字往還其實何益又慶歷中與契丹再議通好之後富
弼自樞密副使曾出於河北宣撫及元昊將許封冊是
時臣充樞密副使范仲淹充參知政事亦曾相繼出往
陝西河東宣撫今朝廷將容西人請命若遣二府大臣
一赴西邊經制事既目覩則朝廷易爲聽從何必責臣
久病精神耗竭之餘謂可倚任其敗事必矣念臣男忠
彥回闕敢附北血懇重干宸聽伏望天地之造早允前
請臣不勝孤誠迫切哀祈俟命之至

修仁宗實録畢乞不推恩

臣昨奉敕提舉編修仁宗皇帝實録近已了畢見抄録進呈次臣竊以仁宗臨御天下四十二年其間事迹至多兼目前有中書樞密院時政記并日歷所各積壓下十餘年文字未曾編修昨來遂旋伺候了當方行撰次及散下諸子收索臣僚墓誌行狀多以年祀之遠難於尋究以至經歷年歲若非修撰官王珪等與檢討官員多方檢證殫極聞見究心纂集則不能成此大典使煥然詳備臣雖有提舉之名緣補外已久未嘗少施分寸之力竊見宰臣李沆呂夷簡曾提舉編修太宗實録及三朝國史並曾陳請書成更不推恩皆蒙朝廷俞允兼臣昨赴陝西日已曾面奏將來書成乞依李沆呂夷簡之例亦蒙恩許欲望聖慈只以修撰官王珪以下有累年編削之勞各賜優加賞典臣守藩在外但有提舉名目殊無他效許從李沆呂夷簡之例施行若朝廷將來誤有推恩臣至時必不避干瀆睿聽懇以死請得如奏而後已

辭免河北四路安撫使

臣伏蒙聖慈特差中使劉有方賫來詔賜臣以地震河朔涉秋冬未止川防潰決里民流離且大名為天下襟

喉之地將以授臣兼欲除臣河北四路安撫使及有方
口傳宣旨亦如詔意者惟君使臣當即降命而先馳使
指委曲爲諭者此乃陛下加耀老臣過示仁卹且慮犬
馬之誠或有所蘊庶幾得以自達也幸甚幸甚竊念臣
昨以夏秋久疾不能當西帥之重累具奏牘披瀝血懇
方得還守鄉郡陛見之日陛下矜臣狀貌知其未安故
許臣亟赴本任臣今藏府雖稍寧息然肌體依舊虛劣
近復氣攻左臂舉動頗艱神識眊然飲食殊減見多方
調理未得痊平況到任未及百日方諧保養若遽然又
當煩重則臣衰老如此精力有限雖欲繼之以死實恐

有誤國家惟陛下天地父母之恩若容臣更養疾三五
月間裨其氣體漸完始降成命則臣奉承聖寄或可勉
强臣又念昨在陝西當羌人絶好邊鄙用兵之際凡有
處置朝廷尚動加沮詰不甚應副孤危自視無所施設
賴陛下聖明垂照方獲善退比來河朔地震水災之後
生民失業人情震駭妖異仍作近古未有全在朝廷加
意軫慮多方拯濟則可以紓一方之患豈但徒臣北京
便爲消伏之策至于朝廷合與應副之事若復似陝西
一皆沮而不行則陛下雖得命世大賢使當此任料亦
不能少濟矧臣素禀愚朴何以勝其大責哉唯陛下深

監前事無俾老臣重居有過之地兼河北定州真定府瀛州三路從來朝廷謹擇帥臣得以專制蓋凡百耳目相接易爲裁處今若又置四路安撫使以總之則恐徒翻空文使逐處愈難承禀故昔日程琳陳執中知其無益並曾辭免只當大名一路朝廷悉從其請如陛下俟臣稍康必徙臣於北都臣亦乞如程琳陳執中例只充一路安撫所貴事不務於虛名職可修於實效臣無任感恩望聖激切哀祈之至

第二

臣伏蒙聖慈特差中使李舜舉賫賜臣詔敕及傳宣撫問就差臣判大名府充河北路安撫使仍聽便宜從事者臣衰病餘生賴陛下大恩得假守鄉里以遂調養甫及百日殊未補復而陛下以北道繼有地震水災之患不以臣無狀付此重寄臣上體聖意丁寧訓諭當强率疲劣不敢再有訴免然前者劉有方回臣已附奏定州真定府高陽關三路唯朝廷謹擇帥臣使得專制則事皆耳目相接易爲裁處故昔日程琳陳執中任大名府亦曾差充河北路安撫使尋各以此辭避遂只當大名一路若將來徙臣北京亦乞如程琳陳執中之例臣今却授敕充河北一路安撫且臣昨所陳請蓋欲朝廷不

崇虛名使逐路各展實效庶幾不悞朝廷處置兼臣自去年疾病之後精神頓覺減耗不類日前若忝竊權任不自量力却致曠敗雖陛下以重責加臣何益國事欲望睿明照此別賜指揮許臣只充大名府路安撫使以安愚臣今見交割相州公事與通判訖且在本州候得俞旨進發

再乞只充大名府路安撫使

臣輙傾愚悃仰冒聖聽顧權任之非宜在衰疲而當訴竊念臣自前年秋以被疾之久得還補鄉郡到任未及百日蒙陛下特遣中使劉有方齎手詔賜臣以河朔地震水災將以授臣大名府兼欲除臣河北四路安撫使臣以所患尚未痊復尋具懇奏且乞更容治養仍以定州真定府高陽關三路從來朝廷謹擇帥臣得以專制蓋凡事耳目相接易爲裁處今若又置四路安撫使則恐徒翻空文使逐處愈難承稟相次蒙再遣中使李舜舉賜臣詔敕就差臣判大名府充河北路安撫使臣復敘前說乞只充大名路安撫使又蒙降詔不允當是時河朔一路新經大災異民罹餓殍棄業而去者道路不絕臣上體陛下宵旰憂勞累詔付委之意牽强承命不敢固辭赴職以來雖罄竭愚短思副責任之重而卒無

籌畫以救凋敝玷辱恩遇已踰朞歲賴陛下聖德所感
去年夏秋連得大稔流庸歸復疲瘵一蘇緣邊震壞城
壘並已修築完固至于定州真定府高陽關三路又皆
得良帥鎮靜疆埸晏然北虜絶無事宜重惜盟好兼臣
犬馬故疾日益日深當一道可虞之時安敢不以死自
效今幸安帖如此若尚冒此職實爲冗長須至復申前
請欲望聖慈垂恤沛然賜詔許臣依昔日程琳陳執中
各以河朔無事得辭一道安撫之例令臣只充大名府
路安撫使臣若宿疹未甚發作且可支持猶冀勉率疵
孱葺綏所部或有毫髮上報睿仁

第二

臣伏蒙聖慈以臣陳乞只充大名府路安撫使特賜詔
書不允者懇裏所訴蓋居職之匪安聖意未俞敢貪權
而遂默竊以臣前年冬奉敕就差判大名府兼河北路
安撫使其時當地震水災之後民流失業臣猶以爲定
州真定府高陽關路各有帥臣自可撫綏所部若更置
河北路安撫使則徒翻空文使列郡愈難承禀凡三曾
具此奏免即非今日始有辭避況河朔自去年以來繼
獲豐稔編户安復逐路守帥皆得時才經畫邊垂安靜
臣於此時尤不當冒處兹職不惟陳執中程琳前有成

例請更以近事明之昨西邊以綏城釁作朝廷命臣判永興軍府兼陝西經畧安撫使後以羌雛請命事宜漸息臣以久病移去朝廷遂只差錢明逸充永興軍一路安撫使其鄜延環慶秦鳳路帥臣得以各修職事至此有何妨闕兼臣向以多疾獲罷宰任本冀稍休僻郡以養殘軀不意連當事至繁責至重之處故臣宿疾之作無暇攝治纏綿累歲肌骸益以尫瘠識慮益以昏耗幸此無事之際誠望陛下垂惻老臣駑蹇力殫使少寬負載之勞特降指揮令只充大名府路安撫使不獨國家因事處置不失其當而於愚臣以義去就亦安其分

安陽集卷第三十五

安陽集卷第三十六

宋魏王韓琦著

大清河南彰德府知府同安後學黃邦寧重修

北京乞就移徐州

臣直寫危悰冒聞慈聽願加憐於老疾俾稍就於安全竊念臣自治平四年秋懇罷冢司請從外補不獨以素餐之久大懼滿盈蓋復以宿疹所嬰庶諧治攝陛下照其誠實即賜矜允不意西垂騷動北道震災繼督尪疲使當重責義難辭避力竭虛孱及此三年偶逃曠失始命許均勞逸而于今尚困劇煩加以臣連歲以來入夏

之後脾胃疾作泄注不止精神益耗皮骨僅存深虞漸
向暑炎其勢愈加平昔向遇朝廷急難之際臣敢不效
死而前此幸一路豐穰兵民安帖狄人敦好邊候晏然
是陛下可以垂軫舊老少容休息之時也近雖蒙詔旨
得解三路安撫之職然大名當國北門之衝事實不少
固非養疾之地伏望聖慈特回天地之造就移臣徐州
一任以其地偏事簡漸得訪求醫藥安心調餌三二年
間猶覬殘軀粗遂安適苟蒲柳之質未至極衰斯犬馬
之誠尚期有報

第二

臣近以連歲以來夏秋多病今一路無事乞就移徐州
伏蒙聖慈特降詔書不允者尫疲所訴莫兆至誠眷諭
有加未垂恩可重茲哀叩必覬矜從竊念臣歷輔三朝
惟殫一節以孤忠而自進承累聖之誤知向以備位冢
司久妨賢路懇求補外以治宿疴陛下始命均逸鄉邦
而亟使當西北繁重之任臣雖衰朽尚且力自牽勉以
副陛下宵旰之憂今幸北道歲豐兵農安謐而臣積年
抱疾根本日深每至夏秋則其勢增劇大名衝會之地
其實不能支持譬夫馬牛已竭力耕代勞之用老且病
矣而且旦暮驅之不使休息則恐有傷豢育之恩不得

無將死溝壑之歎也欲望睿仁加惻早賜就移臣徐州一任俾羸駑之質稍從芻秣之便歲月差久膚革粗完則其區區報主之心固不敢忘

第三

臣伏蒙聖慈以臣再乞就移徐州特賜詔書不允者臣竊以被疾而辭劇人臣量力而知退也推恩以從欲聖主察誠而貴恕也故量其力當退而不退則必速貪權之禍察其誠當恕而不恕則有傷御下之仁茲臣所以不避重誅固以誠請至于再三者惟陛下察而恕之不傷至仁使免趨于禍敗也重念臣犬馬之疾留伏胷脅積成大孽根柢已深加以仍歲以來脾胃頓弱自夏涉秋泄注不止精力耗劣不能自持向遇朝廷有急難驅策尚且勉强承命然責任既重思慮益勞宿疹因而乘之內戕日甚今幸一方安帖農畝屢登至于邊垂寂無警候陛下不於此時容一多病老臣俾脫去衝要付之事簡之地稍從治養必保其膏肓之釁危不可解塡棄溝壑期在旦暮然後憐其所訴蓋無及矣欲望陛下矜臣迫切之懇謂非矯妄早降睿旨許從前請儻螻蟻之命知可保於餘生則天地之恩固不忘於再造

第四

臣近三上章乞就移徐州伏蒙聖慈特差入内供奉官勾當御藥院李舜舉賫賜詔書不允所乞者恩禮之重非衰朽之所克勝睿訓矜存感深以泣固當上禀聖諭以免一時違忤之罪然於去就之分理有未安君父至仁而懷情不盡亦豈免異日隳敗之誅何者蓋自北道地震水災民流去貫方朝廷以四路綏御之柄全以屬臣當此之時臣勢有可辭而不以爲辭今災震既息流徙既復民和歲穰幾至無事而又去三路之煩而就一道之簡可以無辭矣而辭之由外而觀臣則有若所措倒錯而圖安已甚在臣自省則以爲前日之不辭者力猶可勉今日之必辭者疲不任劇而猶貪冒權任勢將顛踣則上不能勤宣陛下利澤下不能深究兵民疾苦中不能完養老臣久衰之氣是朝廷重易臣一州而俾臣負三不能之患恐非陛下所以厚仁恩念舊物之本意也臣識具材術固無足過人如天性所得之多而私心自信之篤者唯至誠朴忠耳今臣以朴愚之誠叩陛下儻陛下垂聽而哀憐之使養疾僻州避遠要劇物性得所則疾平可望兼臣尚有餘懇謹附李舜舉面奏孤危之迹夙夜彷徨幸陛下早賜安全則天地之恩臣雖九殞不能上報

到魏二年乞移邢相

臣竊以事君無隱愬必期伸陳力不能病焉難强此傾危悃諒惻聖衷伏念臣自解冢司繼膺重寄勉當西北之事粗殫夙夜之勤而臣禀氣早衰連年被疾夏秋之際未嘗少寧腹脅之間積成深患以至精神日耗皮骨僅存大名當北道之衝庶務尤劇比牽昬拙幸及再朞雖思矍鑠以自持實覺尫羸之不逮欲望聖慈特矜老舊曲賜保全就移臣邢相一郡稍留歲月訪求醫藥苟延殘於餘生補報國家與少施於異日

第二

臣近以連年被疾到任再朞乞就移邢相一郡伏蒙聖慈特降詔書不允者以疾辭煩此固人臣之分推恩從欲未回君父之慈重剖孤誠必期可報竊念臣早以非才多病獲解近司本圖均逸而少休俄歎服勞之不暇方辭西帥又易北都事務益叢寄責逾重臣若犬馬之軀粗健蒲柳之質未衰猶當策勵尫羸補報萬一其如宿疴寖劇累歲莫瘳脾胃久虛而易傷形骸至悴而不復精神殆竭瞻視日昏況當一道之會衝固已二年之牽强苟覆盆之照終恡則填壑之先可悉伏望陛下少思簪履之微特回天地之造矜此肺肝之上訴出於筋

力之不支早賜俞音俾遂前請倘被再生之施惟堅效死之心

第三

臣近以連年被疾到任再朞兩具劄子奏乞就移邢相一郡伏蒙聖慈特降詔書不允者臣聞臣之事君猶子之事父也子嬰久疾訴于其親未有不哀而憐之者故雖有煩重之事則不忍勞之懼其疾之增也苟有求治養之便則俯而從之庶其體之安也必俟疾愈然後責以幹蠱克家之道未有不竭力盡志以報其親者也臣衰拙無狀過膺重委不幸得疾淹久逮此累歲北都衝會之地任越再朞心力耗竭自顧不可勉强仰而訴于陛下再三矣螻蟻之誠不能感動仁聖是將填棄溝壑無有生理恐傷君父所以垂恤臣子之意伏望陛下稍念舊物早賜哀憐特降俞旨就移臣邢相一郡使久病之軀既免嬰煩重之事又得從治養之便若犬馬之疾漸獲平愈則豈敢惜草芥之命忘報大恩

第四

臣近以連年被疾到任再朞兩曾奏乞就移邢相一郡至此多日未奉俞旨今却聞有加恩再任之命夙夜震駭益無容處之地竊念臣累歲以來宿疹加劇北門衝

會之地自顧不能牽强所以殫竭誠懇謂能感動仁聖
陛下若以臣所陳謬妄意在邀勒朝廷則當明加竄殛
以誡不忠儻以臣犬馬多疾衆所共知君父之慈理當
垂恤即望早賜檢會臣累奏就移邢相一郡漸兾調養
以全衰朽風聞果實決不敢當

北京辭免加節再任

臣近以連年被疾到任再朞三曾奏乞就移邢相一郡
今月二十二日入内内侍省内東頭供奉官勾當御藥
院劉有方賫到告各一道伏蒙聖慈改授臣永興軍節
度使再任判大名府者復司筦鑰仍換節旄恩與願違

敢且惶懇伏念臣久勞多病日瘁一日而猶遲回强勉
不敢亟去甫及二歲然後決請於朝廷者重辭陛下北
顧之託兾閔其日月之久而筋力不支然後有可從之
理今乃蒙改恩遣使再委重寄丁寧賜諭不許訴免上
心圖舊可謂隆厚矣在臣愚分益以難處且前日之所
以辭是力不勝劇也若今日之所以受是有邀而後得
也名爲辭劇而實若邀而得之此豈事君之道而非臣
之素守也陛下即哀臣既憊不忍遂廢猶如臣前請俾
顓醫藥心休體佚自有生意犬馬未斃尚效餘力矧北
門衝會非養痾之地儻再勞歲月或殘軀不保是寵之

適足以害之也恐非陛下所以愛老臣之意伏望特回
鑒照曲全衰朽早賜就移臣邢相一郡使便調養形骸
雖薾苟完復之有時溝壑未填免哀憐之已晚罄輸血
懇決俟矜從所有敕告不敢祗受臣已牒北京權送左
藏庫收掌聽候朝旨

第二

臣近上章辭免加恩再任乞如前請就移邢相一郡伏
蒙聖慈降詔不允者君命雖嚴臣誠當審有不敢免勢
難復陳其合必辭輙罄愚說伏念臣自解政柄曾不得
少均勞逸連當西北重寄首尾五年今守鄴都幸越再
歲久疾衰憊日不能支所以力丐閑州稍圖沿養陛下
不以駑蹇疲頓謂可勝任一遣使指三降詔諭丁寧開
曉欲其必從臣竊思之臣老病加劇屢以誠訴陛下未
加軫惻且使再司留鑰不過勉强顛踣負愧猶淺若加
恩換節則理不可當蓋臣之委質惟上所使豈有先推
寵典然後期以受命事君若此臣獨何顏況臣名品已
重分量已溢辭隆戒滿尚恐招悔更兹叨竊其實難處
臣所以義當堅避必得請而後已也伏望陛下俯回鑒
照特追新渥許仍舊節俾之再任狗一夫必至之懇全
老臣自處之分免隳素節期報大恩

臣近再上劄子辭免恩命乞仍舊節俾之再任伏蒙聖慈特降詔書不允者血懇已殫宸慈未諒敢冒誅竄終期開允竊念臣本以嬰纏久疾不堪劇事幸茲再歲輙以誠請覬得閑僻之地少安衰朽天高聽遠不能感動而乃特加恩典委以再任臣既屢辭不獲更不敢以病軀自顧願效犬馬雖卒致僵仆無所憾矣亦望陛下推父母之愛委曲全護無使臣盡瘁許國而晚涉邀寵之迹亟追換節之命不爲收汗之難則授受之間上下兩得此聖語所謂君使臣以禮而臣事君以忠也

謝令男忠彥撫諭

臣今月二十三日男忠彥奉使契丹過府具道朝辭日面奉聖旨令到北京特加撫諭臣老拙無狀日極衰疲惟懼曠隳有孤寄任豈意陛下不遺舊物尚賜記存兼臣男忠彥才不過人應事尚淺亟被選擢將幣虜境往來由臣治所衆論以爲至榮父子遭會聖明優異如此惟堅忠孝之大節少酬天地之殊私

到魏三年乞納節移邢相

臣近兩上表乞還旄節就移邢相一郡再煩詔諭未賜恩允豈螻蟻之懇不足以感動天聽耶將陛下以臣所

陳矯妄苟避煩劇之任耶夙夜震恐愈不能安是敢仰
冒重誅復罄其說竊念臣素有宿疹結伏脅下加以藏
府累歲未嘗調適當氣血未衰之時頻以藥石攻治猶
可支吾今年老體虛飲食減退故疾勢乘此有加無瘳
近復流注手足時發攣痛臣之此患衆所共知非敢造
作上罔君父大名當北門衝會事務喧冗殊無頃刻之
暇以自調養況勉率疲瘁已過三年臣又聞天道抑高
神理害盈而臣坐尸厚祿無補聖時宜貽身災以示陰
譴陛下若於此時許臣辭將相之重改邢相一州使得

言也伏望不賜詔答早降俞命免臣哀訴不已益重于
黷之罪臣無任虔祈激切之至

第二

臣近三上表願納旄節就移邢相一郡伏蒙聖慈特降
詔書不允臣竊以父母之視其子唯疾則爲憂臣子之
事于君不能而後已今大名當衝會之地事務至繁復
兼一路安撫之任而臣抱疾累年積成沉痼以至形骸
尫瘠精神耗瘁幸而罄此駑劣已越二年自度殘軀更
難勉强所以屢傾悃愊上叩仁聖願解將相之重易處
閑郡少期休息以便醫藥而天高聽遠尚未有惻然開

允之意則是子疾已甚而父母不為之恤臣力不逮而君上不容其退非填棄於溝壑則蒙被於罪誅必然之理也不勝夙夜危迫之誠伏望陛下推父母憂疾之心察臣子知止之分更不賜以詔荅早降俞旨螻蟻微命庶幾保全天地大恩如何報塞臣無任哀祈激切之至

第三

臣近四上表以連年被疾不堪劇事願還旌節就移邢相一郡伏蒙聖慈特降詔荅不允臣便合仰遵訓諭勉效所職然遇陛下不遺舊老恩卹素隆故敢不避重誅重得申其悃愊竊念臣犬馬之齒今已六十有五前去七十止有五年而宿疹日深困劣殊甚桑榆之景指刻頹落北都臨控衝要牽强朽拙已踰考績之期所以屢剖血誠冀得一閑僻之地治養殘骸不使紛冗之務日夕攻戕枉殄生理則螻蟻微命陛下之再生也若陛下以未至僵仆本容量力直俟駑蹇委棄于溝壑之下始加憐惻蓋無及矣伏望稍回聖念早俞前請辭意重複瀆過再三未賜矜從終難自已臣無任哀祈激切之至

第四

臣伏奉詔書以臣久病乞納節換郡螻蟻之懇未垂矜照竊念臣之積疹稔在睿聽至蒙遣使近賜傳問謹因

其復命輙再具劄子附聞若其自當要劇實滿三年衰病之軀不能勉强固已詳陳之矣陛下仁性堯舜一塵省覽雖北道獨臣可倚猶將哀憐而聽其去矧方今者拓後德任于外者不一皆可擢以代臣有足寬陛下北顧之慮何特强尫劣不堪之餘哉竊疑前奏未獲上達故有今詔伏望陛下天地父母涵育愛恤察臣前陳危悃許移邢相一郡臣之餘生殘質可保與否繫陛下今日德音一發爾雖然臣決知陛下不忍置臣于不可保之地也臣無任虔祈激切之至

第五

臣近累上表以久疾不堪劇事到任已越二年懇還將相之印庶就閑州少安瘁質伏蒙聖慈特降詔書不允仍斷來章者此見陛下眷倚之意至隆至厚自顧犬馬何以爲報然臣孤誠廹切所訴已煩竊惟睿明無幽不燭而獨臣有若未照者所以不避蕭斧之戮復此披露伏念臣早辭宰任得從外補本覬少均勞逸而迄今首尾六年連處西北要劇之地寄責殊重憂勞日深宿疹乘之未嘗少寧適幸而大名之任已越三朞方朝廷進擢羣材日新百度之際當得精敏明健之臣推行恩詔以濟治功而臣疾病累年心力殫耗衆務叢委動覺不

能勉强儻陛下此時俾臣還上旄節改守邢相一郡庶可以親近醫藥完養衰殘歲年之間或能再備驅策必若不矜老朽未許息肩雖丐請頻仍一切不回天聽俟其職事隳敗昏謬有迹監司明糾朝議公行陛下雖欲救臣不可及也上以損陛下不忘舊臣之惠下以喪愚臣知止易退之節始終之義恐非兩得況聖詔謂久勞者當處以逸陛下既知馭臣之道理當然矣豈忍不少假老臣螻蟻之命踐而行之哉伏望深垂軫察檢會臣累奏早降俞旨施行臣以有旨斷章更不敢上表

第六

臣近以犬馬多病不堪虞事願納旄節改治假郡伏蒙聖慈特差入内供奉官李憲賫賜詔書湯藥曲加撫諭矜臣臂痛發作如要醫官陳易簡可即奏來不令再上文字者此見陛下覆育之意過於天地隆於父母感極以泣未知所報然臣有危切之懇因得冒聞聖聽竊念臣禀氣素劣宿疹已深藏府累年未嘗寧適縱煩國醫診視且兆急遽可治之疾若得於事少地偏之處以歲月調養猶有痊復之望今大名併廢外尚一十五縣民務至冗河防多慮使傳交馳而臣以衰病之軀當此煩重故形骸日悴精神俱竭況兹勉强實滿三年此時陛

下若不特加恩惻俾遂息肩則填葉溝壑指期可俟伏望睿明深察早俞前請許臣只守本官就移邢相一郡免罹陰譴盡荷聖仁

第七

臣近上劄子以累上表願還將相之印庶就閑州少安瘁質乞早降俞旨伏蒙聖慈特降詔書不允者駑力不任終歸斃踣危誠屢瀆亦速竄誅惟等死以難逃幸蓋高之或聽伏念臣積氣留脅久成大痾藏府累年未嘗寧適殘軀日以枯瘠衆人之所見知今歲入夏以來病已發作近嘗加艾數百卒無小瘳大名當國北門庶務繁總雖欲勉强實戕生理所以累形奏牘上叩睿仁冀易閑州少諧治養而老臣孤遠雖罄竭肝膈終未能感動聖衷夙夜震憂愈無所措臣竊見韓絳在鄧以素有先塋之誓懇乞休退陛下雖未即如請亟命移領許昌俾從鄉里之便況臣守魏已越三歲抱疾殊久大明在上必無偏照慈親之愛豈有不均但恐宵旰所勞思未及此伏望陛下念臣雖衰朽無狀然累朝舊物粗輸忠力直以老病不能當劇投訴君父少加憐察特依近例許臣還上節旄就易邢相一郡天心從欲苟貸餘生神理害盈免貽陰譴

劄子

臣罄剖血誠不避煩瀆天聽念昨早以犬馬多疾久冒宰職懇求補外冀便調養不意連當西北重任事益煩委臣受國恩深敢不盡力奈何臣嬰纏宿疹日甚一日氣攻兩脅發作無時近復流注手足右臂艱於舉動去歲藏府直至終冬尚不堅固將來入夏必至轉難支持皆由臣竊祿過優故身被此災譴大名處北道襟要庶務紛冗自度衰劣不能勉强臣已上表乞納旄節改治閑僻之地伏望陛下推天地父母之仁曲軫舊物察其老病不堪劇事許臣只守本官就移邢相一郡幸其事簡得近醫藥俾延殘喘實荷再生臣無任虔祈激切之至取進止

到魏四年乞移鄉郡

臣近以再任實滿四年多病不能久當要劇已兩上表乞納旄節就易鄉便一郡血誠雖至天聽甚高日覬俞旨沈然未下今月十一日忽然風氣發作右髀一支即時不能舉動尋加艾服藥連日急攻幸而疾勢遂衰不成殘廢此乃天戒盈滿陰示戕罰伏望陛下曲矜舊老益困沈疴特推大恩而存餘生不使無告而趨死所率頒可詔改治偏州俾臣得愛養精神補完氣血少休歲

月或就痊平則天地至仁宜何以報臣無任祈天俟命哀鳴迫切之至

第二

臣今月二十一日入內內侍省內東頭供奉官勾當御藥院劉有方到府伏蒙聖慈傳宣撫問以北京地重藉臣且令在任不須更上封章者聖意丁寧謂猶可任病軀勉强實已不支今方拙疹之有加蓋特至仁而敢訴伏念臣冒榮過量憂職早衰自西解於帥權復北膺於閫寄宿疹閒作比歲相仍大府當衝無時少暇精神坐耗皮骨空存頃因再任以來通及四年之久遂申前請日覬俞音不謂特走貴璫親傳天語陛下之眷誠厚不許辭煩愚臣之意未通唯知灑泣況臣素餐之咎陰譴不容旬日前右觧一支驟纏風恙雖火攻亟用救治稍痊而疾勢不輕去來未知若尚嬰於冗劇必隨及於廢殘臣竊見呂公弼昨帥秦邊以疾請汝陛下惻然垂允遽易河橋既而以所患未平又求宮觀陛下即除宮使以便頤養唯臣久病已疲再任已滿前後懇奏略不能感動聖聰得非過忤之深自取踈異夙夜惟念愈不遑處伏望陛下廣無偏之私推不忍之慈勿使勞苦而屢以呼天且矜轂觫而勢將就死早收使節改治方州止

期歲月之間浸求醫藥之效則白骨更肉盡自生成赤心置人如何報塞臣無任感天荷聖哀祈激切之至

第三

臣伏蒙聖慈差降中使傳宣撫問賜臣移判相州敕一道及押醫官副使陳易簡診視臣已上表稱謝竊念臣冒寵踰涯連年被疾如近嬰於風痺實自致於身災罪以不避再三屢祈慈惻果特回於睿睠得還治於本邦惟天地施不報之仁使螻蟻有再生之望臣雖百殞何塞萬分其陳易簡臣欲令詳究病源熟議合服藥劑更留三兩日即遣赴闕次蓋恃至仁不勝戰懼臣兼覩文彥博賈昌朝李昭亮前在大名府移替之日有旨並令交割公事與轉運使一員發赴本任竊聞韓絳已許朝覲既到闕見辭恐須稽留日數欲望檢會前來體例早降指揮許臣只交割公事與轉運使一員訖發赴相州所貴便遂養頤上符恩卹

納北京再任加恩告敕并支賜申狀

近蒙降到敕告一道改授永興軍節度使判大名府令再任并遞中承領得支賜中書劄子一道尋並牒送大名府於左藏庫寄納具劄子辭免今月六日蒙賜詔書已允所乞并別降到敕一道令再任已祗受訖者右具

如前所有上件加恩敕告并支賜中書劄子各一道令
差隨行使臣奉職張世昌赴中書投納謹具狀申中書
門下謹錄狀上

甲寅秋乞致仕

臣近以年老多病上表乞守本官致仕伏蒙聖慈特差
入內內侍省內東頭供奉官勾當御藥院劉有方賫賜
詔書不允及傳宣撫問令臣不得更上封章者病質將
顛輒茲告老詔恩加卹未許歸休重竭丹愚終期軫惻
竊念臣昨任北都衝會之地四周歲籥病力不支屢瀆
宸嚴乞還鄉守卒蒙開可少獲便安而臣祿過災生天
不容祐宿疹攻作更甚曩時今四體所存但有皮骨一
身自視已極膏肓若猶顧戀寵榮不知止足一旦溘先
朝露則臣死有餘責況臣犬馬之齒更百餘日已是六
十八歲七十致政日月幾何臣所以決求引去者蓋望
陛下垂惻舊臣於此一二年前許歸田里使得安心治
疾以保餘生斯則特出陛下優異之恩不從常例上以
隆陛下善養老之德下以免老臣不量力之罪中外聞
之孰不勸激若令必俟年及則自是經禮常典凡在百
辟皆得還事何以異於衆人兼劉有方備見臣形骸病
悴絕然不類舊日臣之所訴豈敢欺罔聖明欲望陛下

天地之造察臣前所懇述早賜矜允則臣生年死日敢
忘至仁

第二

臣近以衰年多病再上表陳乞致仕伏蒙聖慈特差入
内内侍省内東頭供奉官勾當内東門司劉惟簡賫賜
詔書不允及傳宣撫問以臣不同庶官宜體朝廷眷待
之意不令更上封章必難從者臣輙還君事輕冒天威
而煩陛下兩遣使又曲加訓諭恩禮優異事極殊常遠
近歎驚衰疲敗觀螻蟻之賤如何報塞唯恃仁卹重此
披露竊以七十致政禮之大方然及期而不能去者多
而未及朞而能去者鮮蓋貪權貪祿人之常情知足知
退士之高節臣之此舉豈欲專矯常情而自取高節哉
誠以才微福過天理不容貽此身災頻年被疾精神日
以昏耗筋力難於勉强方朝廷求治有爲之際不能推
行法制少救凋殘夙夜駭憂莫知所措若尚晏安鄉郡
不思退藏雖陛下常賜保全而天下之責不淺臣所以
決然告老了不自惑者實望陛下念臣宣力三朝久勞
多病得於七十以前不循常例許臣退身田里治養宿
瘵安然待盡則陛下大恩雖天地之造不過也萬世所
觀足爲榮耀一時之勸實厚風俗君臣之義可謂兩得

矣且陛下愛臣撫臣如此之至而臣將再瀝危懇願遂
雅志者豈敢故有違忤自掇廢棄哉蓋臣子以疾求退
仰訴君父察情觀過理或可矜必貸重誅賜以俞命

第三

臣近以衰老多病三上表陳乞致仕伏蒙聖慈特差入
內內侍省內東頭供奉官勾當內東門司裴昱賫賜詔
書不允及傳宣撫問令臣體認累降旨命宜寢所乞者
老病乞骸人臣常分而煩陛下三遣使指累諭德音訓
撫丁寧不容謝去雖簪履服御之舊不忍遽捐顧犬馬
疾疹之餘何由自效恩深報淺感極涕零臣聞所謂大
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而臣頻年以來宿恙攻作精
神日耗疲劣異常久安鄉邦坐竊厚祿當止不止可謂
不能以道事君者也夙夜惟省愧不自安所以疊上奏
封願歸田里庶諧治養少保餘齡而陛下但以老臣歷
輔三朝粗竭忠力雖有衰髦不職尸素無耻之罪一皆
掩而不問荐加慰勞未許退休臣上體陛下垂卹老臣
禮意如此之厚更不敢重陳悃愊上瀆聖聰勉策疲駑
以就職事然沈疴內梗日久日深年歲之間勢必增甚
至時不免復申前請仰叩上仁預輸哀切之誠幸賜記
憐之造

乙卯夏乞致政

臣近以年老多病日益昏耗公家之事愈不能支竊惟陛下有堯舜之仁天地之度若以至誠上訴理必矜從遂上表再乞致仕伏蒙聖慈復差入內內侍省內東頭供奉官勾當內東門司劉惟簡賫賜詔書不允仍傳宣撫問曲加訓諭老臣無狀何以副陛下眷留存記之異然念臣所得之病其來已久盤結深固內攻不常乘衰肆孽醫藥不效況叨鄉守又過二年竊祿偷安物議輕笑心常自媿疾亦隨增若得釋去吏文罷接人事退歸私第專意調養庶幾螻蟻之命稍延歲月乃陛下再造之大恩也或者以文彥博年及七十近乞致政陛下以北門所倚之重再三敦勉尚不容去謂臣年齡未及求退必難臣以爲不然彥博氣宇康强衆所共知起居飲食壯者或不能及陛下未許謝事彥博不敢固辭此可謂兩得其宜也豈如臣積恙歲深有加無減形神俱敝皮骨僅存乃是將入溝壑之人固與彥博不同惟陛下憐而察之早賜開允

第二

臣近再上表陳乞致仕伏蒙聖慈特差入內內侍省內東頭供奉官勾當內東門司梁從政賫賜詔書不允仍

傳宣撫問曲諭聖意及有殿直崔汝良押賜到制告敕
牒各一道蒙恩改授臣永興軍節度使令再任者以病
乞骸誠乃屢瀆無名加寵義孰敢當惟恃至仁必容懇
訴伏念臣身嬰宿疹未嘗少康鄉郡偷安坐踰再歲顧
衰殘之日甚思勉强而不能遂此拜章復祈謝事不意
特推渥命再守本邦求致政而得換節旄懸尸祿而又
臨鄉里於臣去就之分始末何安雖陛下以簪履爲思
過憐舊物而天下之人觀臣舉措不惟自取棄薄豈不
玷累國家且臣向任北都嘗因滿歲乞移近鄉一郡其
時蒙朝廷有改節再任之命臣尋累奏具陳始因自請
乃得加恩事涉要君其罪至大終感陛下垂察乃令繳
納告敕臣以北門總一路之重聖寄匪輕遂不敢更辭
再任今臣在相州閑僻之地常媿素餐因疾屢請退休
安可輒當此禮況臣天嫉盈滿自速身災近因暑氣所
傷畜熱在内藏府泄利又作常年夏秋脾胃虛弱調理
温補太過一旦遍身黄發亟用凉藥驅逐踰旬黄始漸
退唯是飲食頓然減少肌骸瘦瘠更甚往時自料犬馬
殘軀不日即塡溝壑伏望陛下念臣疾苦如此非敢矯
妄早降宸旨俾臣上納新命及察臣前後誠請許歸田
里臣既得心安無事專意醫藥則頹暮之年或得稍延

殘喘實陛下大地之大賜也

安陽集卷第三十六

安陽集卷第三十七

宋魏王韓琦著

大清河南彰德府知府同安後學黃邦寧重修

與文正范公論師魯行狀書

某嘗辱教示及之翰所撰師魯行狀俾附永叔作誌文讀之思其人悲咽不能勝觀所載事又有與聞見殊不相合者大以爲疑及閱尹氏姪子辨列則皆某之疑者於是釋然無所恨而喜尹氏有人矣甚善某憶公前書道師魯將亡時公亟往而謂曰師魯平生節行當請歐陽永叔與相知者爲文字垂于不朽師魯舉手叩頭曰

盡矣某復何言某又嘗接師魯言以爲天下相知之深者無如之翰則於紀述之際宜如何哉今所誤書若不先由之翰刋正遂寄永叔彼果能斥其說皆以實書之則行狀與墓銘二文相戾不獨惑于今世且惑後世是豈公許死者之意果可不朽耶之翰果盡相知之誠不負良友邪嗚呼師魯有經濟之才生不得盡所蘊謫非其罪而死又爲平生相知者所誣以惡書之是必不瞑于地下矣實善人之重不幸也且前賢行狀必求故人故吏爲之者不徒詳其家世事迹而已亦欲掩疵揚善以安孝子之心況無假於掩而反誣之乎夫生則賣友以買直死則加惡以避黨此固庸人之不忍爲豈之翰之心哉但恐不知其詳耳然不知其詳而輕書之以貽今世後世之惑使師魯不瞑於地下爲交友者不得無過今聞之翰領江南漕必已離安陸願公不以千里之遠速以行狀附還使詳尹姪之說悉刋其誤然後以寄永叔必能推而廣之使師魯之行實傳之光顯垂于無窮則公之許死者是謂踐其言天下忠義之人皆有所勸公之名德益重于世矣幸甚幸甚

獻所業上兩府啓

右某啓某聞鬻敝帚於千金誠乖自見薦朽株於萬乘

允賴先容其有選懦微材崎嶇末宦久滯涸於窮路思
振拔於涔塗而欲妄緝蕪編輕塵藻鑒希眄睞之成飾
俟奬勗以增榮雷門衒布鼓之音固非量力溝木享犧
樽之用或預掄才恭惟某官名擅八區體兼四業含辰
象之秀德作社稷之元龜仁表五色之雲鬱爲天瑞夏
禹九州之鼎洞察神姦聳瓌望以熙朝敦懿文而緯俗
以遠慮深籌宣國美以清徽雅凖鎭時風泰階之平六
符陰陽克順洪鈞之陶萬類動植無私而自寅亮聖明
虔恭機密運尊主庇民之策推懷仁輔義之誠魏相持
衡海內歸於禮讓李膺當位天下宗其楷模睿眷致隆
巖瞻載協用能三精昭泰百度熙康賛瑶極以增輝斡
璇樞而自正凡居鎔造孰不傾顒如某者質異湘琳器
同屈瓠有斷斷守善之誚無超超拔俗之名腹背之毛
豈飛翔之足用圈牢之物雖視息以何爲矧惟越在稚
年奄丁先罰闕漸詩庭之訓居罹磬室之貧徒以篤志
緗圖游精翰墨念家世衣冠之後慕門藩筆紙之勤然
而擿埴易迷滯隅多失見豺而戰在考實以終疲畫虎
不成幾失真而增累欲狥及親之祿彌專賤壁之心幸
以國家朝物著明車書混一興禮學而陶遠疏軒冕以
崇賢舉宗周論士之科獻能式叙啓炎漢得人之路署

行駢臻濫充秀於神畿獲程文於禁坐誤中乙觀之選
叨塵甲等之榮匠局參司侯封贊部曾微連最之效偶
逭尸官之尤方代戍瓜倏悲風樹既奄終于喪紀復再
齒于仕途所宜匿景下流牽絲外屏樂詠中和之職虔
修愛利之經伏遇某官摶沐敦仁虛襟好善沛商霖而
作潤煦鄒律以爲暄某是以勉贄斐狂直干鈞重猪苓
馬渤庶采掇之未遺蟲臂鼠肝亦生成而盡在儻借卿
雲之惠實逾寵紱之褒內揆僭差徒深悚汗

謝直集賢院啓

右某啓伏奉制命蒙恩授前件官克職者麟殿飛綏驟
玷登瀛之列鸞雍繟組猥參鳴玉之行荷慈渥之至優
揆孱軀而罔措寵靈攸暨榮悸交深竊以壁府二星燦
天章而盡在羲圖八象示帝籍之有開考遐篆之相沿
憲豐規而迭紹聲明浸盛朝物增輝所以周法命官志
四方於外史漢庭典秘講六藝於名儒伯陽推藏室之
賢子雲富天祿之業逮開元之創歷啓麗正以崇英用
能演暢鴻猷詳延碩彥奮三長之懿譽釋四部之羣疑
矧屬巍煥丁辰黜淳闡化修應古念舊之則備紀言書
事之官委閣盈輜洞分於寶蘊懷鉛抱槧遴集於珍羣
加祿廩之載豐峻員程而式叙諒匪才謨博贍器識淵

宏茂學際於天人精思絢乎道德叔駿之居秘省自成
十典之文仲恩之在宣明克定五家之說則曷以採奇
禹穴篋直嚴廬騰雞翰墨之林接武紅鸞之黨荀從處
授實浼清塗如某者嘉善無稱冥煩有素招叔夜頑蹶
之累負延之隘薄海之譏徒以紱冕承家緗緗勵業捐繻
待貴妄跂於清芬束髮從師常希於善教第堅學治姑
務亢宗偶嗣聖之凝圖肇臨軒而策秀四門啓籥幽陋
必甄數路得人庶良並進幸升名於貢牒獲較藝於宸
庭曾微掞藻之工誤中決科之選樂士敢先於隗始飛
聲辱在於盧前匠監爲僚侯封贊部自首公而賦蹶常
蠲瘼以疚懷千室鳴絃豈布中和之頌一官爲集坐隳
述作之勤當奉計以言旋遂遭憂而去職負米百里何
追顧復之恩泣血三年絕念寵榮之事見韡盡傷於欒
棘窮詩迨廢於蓼莪圭籥易遷衣冠倏變曁入趨於法
座獲再齒於官曹誠欲晦迹下流宣勞外役決水兾蘇
於涸鮒隱情屢誚於寒蟬是用妄緝蕪編輕塵乙覽遽
明緡於宰府諧給札於尚方玉署沉嚴鰲峯邃密奉淵
題而思軋睇俄景以魂馳賦乞一聯豈擅凌雲之氣詩
成三刻難偕鏤月之才矧是蒙姿復肩郡儁青錢萬選
互振於英辭碩鼠五能空呈於短技在遒妍之無取誠

報罷之是宜豈其神造曲成文衡協正謂鉛刀騁利足
參赤堇之精瓦缶揚音或繼黃鍾之韻故得容臺命秩
冊府登榮司蒐野之盛儀玩金縢之秘牒雖文史足用
慙無曼倩之能而英俊並遊竊效枚生之樂被旌收之
不次知題拂之有因此蓋伏遇某官粉澤帝謨塤篪睿
律霈五潢之靈潤加一字之殊褒鍛羽將沈亟假鵬霄
之翼寒荄未變潛回鳳律之春是使幽踪叨塵膴仕敢
不編摩勗志忠藎存誠循考父之益恭究黃香之未見
獻奇文於東觀力慕前修抽靈匱於秘宮吏精博習上
荅高深之惠次酬奬拔之私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同前

右某伏蒙聖恩授前件官克職者蒐野參司書山簷跡
荷寵靈之不次積震懼以無從竊以天祿崇英啓漢家
之全盛瀛洲命俊贊唐室之重熙必資開敏之才用闡
洪寧之化苟容虛授實浼清塗如某者嘉善無稱冥煩
有素幸對休明之世猥塵高妙之科丞匠監以爲僚佐
藩條而位政方膺戍代遽執親喪顧尺景之易馳念素
冠之倏變暨諧陛見再齒官曹妄陳奏御之篇願賜程
書之覽蘭臺給札玉署摛毫慙骫骳以非工諒采甄而
何取豈謂文衡辨等禁坐宣慈驟進秩於容臺俾紬書

於秘殿內循忝冒抑自品題此蓋伏遇某官嶰律回春
星潢灑潤曲借齒牙之論潛加紱冕之褒是使辱蹤亦
叨殊命敢不摩編勗志忠藎存誠上酬天覆之仁次荅
已知之惠

謝知制誥啓

某啓伏奉制命特授前件職者諫囊陳事將隳厥官詞
掖升榮遽冒其寵恩出非望懼無所從竊以朝家之光
典誥爲重出令不復而猶汗當謹其初受命明之而如
緡貴通乎體向匪代推傑筆名聳珍羣省樹不言謹而
無漏吏書將廢敏且有餘則何以迴翔清切之司演裁
深厚之訓申嚴百揆鼓舞萬方在選之艱非才孰稱如
某者久誶素下門緒本孤早承先模得肄素業章句所
守大道弗明篆刻之爲壯夫攸耻幸屬叢雲啓旦舞翟
右文與上計以偕來預中楹之親笑優塵辭等出倅郡
條瓜戍及期方諧受代棘人懷痛茲用去官逮於終喪
勉而還職獲踐圖書之秘府旋嬰管庫之冗曹越去儒
英之躔甘從俗吏之役內史之治式于庶邦司會之聯
均乎衆用繼被使煩之任皆無舉最之稱犬子倦遊徒
傷四壁仲容思出欣假一麾輒抗章而自陳亟爲郡而
獲請上方垂意治本樂聞善規訕狂必容芻蕘盡採留

充諫署之闕專責官箴之勤荷知特殊惟死圖報不虞
摩上之過第竭愛君之心鮑宣之疏少文汲黯之言甚
戇矜其任直謂傾愚者之忠惡彼用方或陷凶人之目
倏踰歲閏無補朝猷縱寬田舍之誅宜取士師之黜豈
謂聖宸採善賢弼推公擢躋西省之居重汚高門之地
內循叨竊抑有夤緣此蓋伏遇某官左右旨朝翼宣至
化協助菁莪之育遐資美實之和陶冶所宜不私于器
輪轅之道各盡其材是使孤生亦塵清貫謹當飭躬無
怠砥節自修祗循四禁之文緬究三盤之範精述作之
旨雖難與於古侔謹操履之常誓不牽於時變粗弭食
浮之謗仰酬鎔造之私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謝復官啓

右某啓伏蒙聖恩特授前件官者以罪徙邊本惟勸後
推恩復秩是亦責功寵踰所涯感繼以泣伏念某學惟
滯固性實樸忠偶竊榮科遂塵膴仕有憂國奉公之志
無干時求進之心誤被聖知洊膺器使兩自氐羌背惠
帥府擇人不圖下材擢贊西略習俎豆之事焉可語兵
服夙夜之勞豈忘思職寸勤未立大咎已彰當隴坻之
撫師會兇渠之入寇亟呼諸將躬諭密謀但襲歸塗勿
迎銳氣何偏裨之競奮非節度之所從一至敗亡上挫

威武世情樂禍讒謗互興天量包荒含容至廣薄示貶
官之典尚叨補郡之行惟秦之雄爲塞甚重雜俗易變
編氓久疲衆務必親庶將補過羣言未弭孰敢求伸豈
謂當扆矜愚出綸頒命持申昭洗俾復舊聯退量忝冒
之由誠出庇存之賜此蓋伏遇某官翼藩帝室左右皇
猷敦菁莪樂育之仁惜蟠木先容之惠是令棄物獲漸
顯階謹當策厲駑材激揚壯節臨難無免有死而不回
隱情以虞固圉而加謹一成拙效少荅至公

謝觀察使啓

右某伏奉制命授前件官者責之扞蔽恩正寵名委以
察廉遽辭近職恩靈所被感愧交懷伏念某出於單門
素無佗技偶塵科選遂竊榮階不能從儒英之游自求
安逸而乃親俗吏之事力奮愚勤誤膺聖知繼被煩使
惟許國之願效實當守之可知而自羞醜肆狂天兵議
伐有參經畫備歷險艱暨降守於塞垣愈罄宣於忠力
寸功未立寵數洊加驟分連帥之權彌聳戎行之觀雖
衆人之論謂非美遷在拙者之誠獨無過望蓋以寇讐
未殄兵調方興宵旰貽憂廟堂精慮使白衣而奮命尚
所甘心矧清詔以宣風寧忘樂職內惟忝冒全出獎延
此蓋伏遇某官助樂育之仁奉仰成之治文武協弛張

之道邊鄙有左右之臣是使孱庸累叨甄奬敢不講求
多筭審定全謀勵貔虎之雄師逐蚤虱之兇黨夙夜以
報幾録於微勞衡弼惟公幸還於舊物唯堅介節上荅
宗工

上大名知府王龍圖啓

右某伏念鄉者獲領府僚備覩神政次公精力在靡密
之必行廣漢推誠縱僵仆而何避碩鼠之能甚短慶雲
之覆彌光屬茲全魏之封式重北門之寄聿求威望實
賴綏寧暨增秩以云征固戀軒之罔及會補計庭之缺
方迷吏凡之繁奏記殆疎靦顏滋厚近者敢謂弗遺允
迹特墜鈞函寵眷未移尚記原簪之舊褒言載美更踰
魯衮之榮翫誦以還銘藏至永仰計奉細書而流愛蠲
衆瘼以寧人慎夏有方御和臻粹恭惟某官忠清毓操
明哲保躬早逢吉于亨期荐騰蹤于顯著才猷益劭簡
注致隆而自尹正王畿恢張治具姦訛自息不煩鉤距
之能犴獄無冤動協寛餘之禁矧是兩河之要居爲萬
督之防生殿阜昌使輅旁午暫副任良之典往宣鎮俗
之風偃息爲藩詎廢敬壺之樂彌綸作輔即居槐鼎之
崇唯祈上爲邦家精調寢寤

代張若谷密學謝啓

右某啓伏奉制命云云者禁坐推恩曲加於散質樞廷寓直驟玷於榮資荷寵典之載優撫孱軀而自愧竊以國家順稽古道仰憲先猷必登用於壞才俾雍容於近列諒匪行能純正業履清修富帷幄之高謀蘊天人之妙識則曷以揚猷撫仕注意嚴宸參夙夜宥密之微預朝夕論思之末苟從虛授宜恤羣言如某者學昧經綸氣非宏拔偃蹇幸丁於休運飛綏久冒於清塗平子佐時安明於遠略世英補過粗罄於勤誠拙效自伸殊聞莫著屢副百城之寄繼持八使之權賢知惠民固之野王之詠澄清攬轡徒希孟博之風何旒扆之念庸復江淮之領漕未豐年蓄俄貳計庭斯毫無言事之功發刃寡投虛之利旋分漢竹出守弁門俯塞堠以開疆控股肱而作鎮布中和之頌但樂於熙朝宣愛利之經寧蠲於衆瘼暨終歲課獲覲宸闈奉三尺以評刑方遵審謹賛萬機而補職遽荷甄陞遂得密侍清光峻躋顯著接武瀛仙之品聳觀閨彥之行內省寅緣實資甄奬此蓋伏遇某官闡隆蕭畫翊輔堯仁寒谷成暄咸均於煦嫗大鈞播物畢遂於蕃滋是令平進之流亦被殊常之澤敢不虔修國檢恪奉官箴順禮文造膝之規謹易道失身之誡上荅雲天之造次酬槐鼎之私過此以還未知

所措

代司封兄上昭文相公啓

右某啓伏念某遭懦微才羈孤散質逢辰樂仕刻意修方誤著片勤累塵公薦畫名無取浮食益彰爰自罷隸周坰出參漢竹幸賴景星容覆真宰矜全粗逃隳政之尤再易凋年之律而復門衰祚薄福鮮釁多鶉居坐困於羹藜鴻序奄悲於風樹棄芻委路分爲樵櫟之資苋棫升詩絶希薪槱之用阻覲延賢之館疎馳奏記之誠蓋擯迹之至勞懼黷尊而取戾茲者敢謂台光下矚鈞誨猥頒裸夷式賁於龍章寵踰褒紱陰谷重回於鳳律

煦及寒荄捧函增耀於宗閭報德誓捐於軀命此蓋伏遇某官調元履哲當軸盡規居承天象極之崇闡揮沐吐餐之惠樊仲之彌縫袞闕允緝洪猷巫咸之保乂王家宏恢全業凡屬在鎔之品咸膺造物之仁是致愚駑曲加存勗轍鮒方諧於決潤死灰猶望於重然敢不謹布民經恭持國檢滯涸窮路偶延九死之期振拔涔塗實賴一陶之化

代崔勉寺丞謝轉官啓

右某伏蒙聖慈授前件官者十銓第課奏最無聞九棘詳刑推恩載渥荷寵靈之曲被撫頑固以彌兢竊以國

家詔爵惟公懋官有典樂賢興詠育材之道斯隆責實
申規畫餅之名不用諒匪行能純備業履清修奇謀精
究於吏方雅望素高於人聽則何以密預山公之啓過
垂魯國之褒力致榮塗坐階膴仕苟從虛授宜恤羣言
如某者凡偶無堪羈孤自進鉛刀一割雖磨鈍以終疲
碩鼠五能蓋爲技之皆下徒以家承紱冕學勵綈緗遇
聖旦之右文齒士鄉而論秀楓宸較藝叨遂於決科羽
檄從軍遽諧於策仕粗伸拙者之效敢期國士之知屢
易歲芳免罹官謗暨考庸於遴部復沿牒於近藩儉府
依蓮奚彰於治迹融章薦鶚亟奉於言揚逮引對於天
墀俾聯榮於月寺幕中參畫罷裁飛箭之書膝下承歡
兼慰循陔之養此蓋伏遇某官噓枯振惠奬善居懷特
先蟠木之容大借卿雲之蔭疲駑倍價時加剪拂之私
寒谷爲暄潛煦厚均之律致茲蕞質猥玷徽章謹當恪
守朝經祗循士檢佩韋弦而作誡舉務協中飲冰蘖以
存誠動思絜矩上荅乾坤之施次酬卵翼之仁

安陽集卷第三十七

安陽集卷第三十八

宋 魏王韓琦著

大清河南彰德府知府同安後學黃邦寧重修

啓

昭文相公以下十啓
代司封兄

右某近覩進奏院狀報伏審某官肅奉制恩榮加寵典恭惟慶慰竊以登槐鼎之任注意斯崇躍龍鳳之池褒賢式重而況翼宣盛美扶助神靈昭成弼亮之勲顯對洪寧之運駢膺異數胥協至公伏以某官茂德鎮時純誠體國負尊主安民之業持秉鈞當軸之權而自位冠中階功先上亥三辰順歷慶調燮以凝猷萬物遂宜致

幾康而洽詠果見巖瞻增聳棟用彌隆嘉黃閣之奮庸
峻紫垣而命秩憲侯修職方興禮讓之風樊仲翰邦永
著將明之效某夙叨鈞照適繫郡條燕賀厦以居多徒
深竊抃金在鎔而罔間更仰裁成

集賢相公

右某近覩進奏院狀報伏審某官肅奉堯綸再調商鼎
恭惟慶慰竊以乾台上炳衆仰於三階宰府中嚴位尊
乎四近矧復素敦體貌動繫諮諏示注意之莫先顯奮
庸之弼劭爰推異數允屬宗工伏以某官廟器淵宏棟
材隆厚茂著直方之德遐恢燕翼之謀嚮者成務機衡
均榮屏翰九河疏潤方惠俗以凝猷十乘宣威荐陪京
而作鎮用能兩宮疏寵百辟具瞻既增秩於天臺復兼
榮於書殿山甫將明之業大憲周邦鄭侯信謹之規永
寧漢室曲加台照屢賜齒憐疲馬戀軒莫展馳驅之效
大鈞播物更資甄造之仁

中丞

右某自審光膺節名入覲帝暉三獨坐之持綱允歸素
望七諍臣之命秩駢集茂恩顧惟滯涸之蹤適困沉迷
之務尋疎奏記但頌得賢恭惟執邦憲以不同輯天祺
而載厚伏以某官材推棟幹德重縉紳負經世之沉謀

對彌文之景運而自首居儁選高視貴塗益注意於凝
嚴洊奮庸於中外尚抑燮調之任方居彈擊之司蹇蹇
王臣式著匪躬之節赫赫師尹佇符維石之瞻内揆單
平永希甄育

轉運賀冬

右某伏以魏亞歲朝魯書雲物清臺考雜候之課瑞協
珠躔黃鍾推六氣之元温來鳳律恭惟某官才謨秀博
風宇疎凝隆禁坐之眷惟奉使臺之經計懿綱盡舉徽
績彌光踐長方戒於靈辰席寵行躋於近著某猥居慶
蔭僻守陋封修府謁以尚遼頌神釐之益固

洪州知府學士

右某伏念恪職方州揺旌府署顧休文之薄宦幾歎崎
嶇仰彥輔之高天恒披澄澈屢更芳籥闕貢單函矧曠
度之斯容諒孱蹤之未棄緬惟布寛書而有裕暢和液
以胥寧恭以某官器宇閎深機靈爽邁荐幹流錢之利
聯專分虎之權恢牧人御衆之才適蠲衆瘼應開德宣
符之曜行副昊瞻某早序後陳正遥卿蔭懷風企德空
馳託素之誠彈冠振衣翹俟褒賢之命更冀順茲暄律
精保粹襟

昭文相公

右某伏念某僻分封守越在江壖仰符曜之熒煌徒希
委照覲槐庭之邃密莫效趨隅恭惟副兩宮求治之懷
舉三事調元之職休祺協茂美實增和伏以某官燕翼
凝猷柔嘉蘊德胡公作輔天下仰於中庸魏相持衡海
內歸於禮讓聿樹鴻鈞之化永隆巖石之瞻伏祈上爲
廟朝俯遵時令萬機兢業更賴於弼成五福康寧彌資
於嚮用

集賢相公

右某啓伏念某邈守淮藩坐移春律曠時修問蓋懼瀆
尊以日傾心徒知蔭德仰計弼成天下之務勤宣堂上
之謀中外以安福嘏增厚恭惟某官以文武之材臻世
治以公輔之量鎮時風一人倚爲股肱四海望爲霖雨
唯均調於寢膳以保乂於邦家禱頌之誠倍百常品

學士

右某伏念與城攸繫蔭守尚賒登元禮之門早承於容
接閱公幹之簿方歎於沉迷久疎託素之儀第積懷風
之想仰計燕居多裕雅履敦和伏以某官志度淵英器
懷沉密襲充閭之善慶騰歷塊之修塗紬石室之文方
凝懿效沛楓宸之寵行踐貴階更祈順春籥之載暄保
神襟而自重

安撫待制

右某伏審某官高擁使軺遠綏湘服狥行風俗究民瘼以咸蠲宣布詔書廸宸恩而載厚恭惟上副穆清之念適居蒙犯之勞粹韻敉寧沖祺舉集某猥分州任僻介江壖企雲蔭以非遼卜郊迎而在邇更祈俯順時令精調寐興

鄂州知郡郎中

右某伏念匪遥英範熟聽休聲公幹之簿沉迷適嗟堆案彥輔之夫澄澈莫遂披雲豈謂猥沐降慈荐貽芳訊認遜勤之載厚實兢佩以徒深恭惟樹風愛以彌敦固祺祥而協茂伏以某官才謀博贍韻宇踈凝楓宸夙厚於眷懷竹使聯膺於寄任布六條而問俗已浹殊聞走三節以奉朝行躋近列顧韶妍之向慕接談對以尚賒借異珍頒式符虔頌

狀元大著學士

右某伏念屬自淮南舐鼎接仙馭之靈蹤頴陰聚星濶朋簪之勝會悵一官之異守憑尺素以幾稀企德懷風惟日爲歲而復門衰祚薄途泰命屯合符方代於瓜期毀皆遽罹於荼苦奉涓塵之孝曷報劬勞託手足之親殆成消瘠繼審踐司文之秘署參集雅之儁游遡仰殊

遷徒深竊抃緬惟陪豫游之多暇介神祉以胥寧伏以
某官體淳淑之姿負宏傑之氣擅天人之奥學擢對無
階揭日月之大名逢辰自樂方由匠局出賛侯藩隆黼
座之注懷應鋒車之趣名亟上千篇之奏旋紆二月之
觀給筆蘭臺揮鉛玉署漸鴻鸞之黨引籍金閨紬龜龍
之圖彫纓麟殿方且儀刑閨彦表的書山獻東觀之奇
文時宣盛德借上林之全樹密占芳栖佇見賢頌聿興
帝墳增煥飛翠綏而拖鳴玉坐跂亨衢登紫闥而侍北
辰日承清燕允彰瓌望式慰輿情某早序後陳喜聞嘉
遇莊溟載運諒翔鵷以何攀原野未遺與亡簪之在念
尚遼欵拜良切傾顒

詳議殿丞

右某伏念蜀自禁坐掄才接荀龍之懿躅侯封賛守邈
于駟之高閑拜風格之攸疎鬱心靈而第極官曹是繫
客素罕憑重以謫薄之材屯蹷尤甚適及戍瓜之代遽
纏風木之悲泣血未停凋年已逝仰計首公暇豫味道
粹寧伏以某官志度淵英才謨高正早飛雛於膴仕亟
騰逸於亨衢三尺持平務究寛賒之法九清沛寵行躋
顯近之班兼審狀元學士乙奏尚方試言平樂陟先瀛
之秘局簦蓬署之清資錢萬選以馳聲式欽嘉遇弁一

彈而樂用彌積歡悰尚阻披承冀加頤衛

淄州知郡學士

右某伏念昨以絶奉循陔之養遠依同氣之親邈在淮壖負遥鈴府王粲自離於荆渚無所銷憂惠施方視於濠魚未能知樂屬衰麻之在疚固鱗翼之罕憑敢謂弗替厚憐遠頒珍誨欽奉降挹第極靦藏備聆政迹推優神襟集慶恭以某官負宏傑之器禀醇和之靈式縻鳳署之英才慙委虎符之重寄杜氏以夾河爲郡交喧愛樹之謡楊君以垂組夸鄉俯接維桑之地惠利已凝於殊績龐鴻將沛於茂恩深冀遵調少符顒繫

運使郎中

右某伏念昨者執萱背之喪因而去職覲棠跗之戚久矣離羣邈眷魚梁謀飛鷁櫂屬揚舲於楚甸偶按郡於海瀕冒柴毁之容敢修名而致謁擴淵回之度俄坐傳以見延使旆言旋賓墉再伏承顧眄而倍價被奬勗以增榮旨酒嘉肴辱升堂而示禮犀舟勁檝俾破浪以無虞荷博濟之惟優固厚銘而斯極茹荼攸切奏記有稽恭以某官球序融輝嶽神鍾秀對文物葳蕤之運挺棟梁磥砢之材聿奉帝俞出分邦漕范滂以登車攬轡自肅提封桑羊以據相運籌行膺懋寵更祈俯順氣序謹

調寢興

楚州知郡都官

右某伏以昨以絶奉循陔之養遠依同氣之親幸假道於懿藩得趨隅於盛府過敦寵迓增紀愚衷倚廬之念方深奏記之儀僅闕緬計樹教條而流愛固祥履以延禧恭惟某官禀醇和之靈厚寛中之性臺閣夙推於素譽搢紳咸挹於高芬式奉帝俞顯分邦寄仲寶之若有神道必研輕重之幾子幹以深達故宜居存清淨之務惠利已凝於殊績龐鴻將沛於茂恩仰冀遵調少符瞻願

海州知郡郎中

右某伏念倚廬增歎趨府叟賒音驛馳誠懼沉波之未達風旌結念固引領以方勞緬惟政績茂宣襟靈協暢伏以某官沖純毓德愛利凝猷富經國之遠圖抱牧民之良幹剖符統務式彰文紀之英才增秩賜金佇舉孝宣之故事春序融爍賓墀阻修奠遵顒衛之方少緩瞻顒之素

宿州同判屯田

右某伏念披樂令之雲天方遥晤對仰謝庭之蘭玉仍接嫻聯屬衰杖之疚懷闕飛鱗之託訊緬計樹風多裕

履道彌冲伏以某官理擅民宗才經世務應積星之上列賛分虎之近邦揉木銷金聯宣於善化舒紳緩佩行陟於近司屬夏戍之有初與天倪之是保

秀才杜

某啓蘭薰菊耀久挹於高芬玉潔冰清仍聯於茂族眷美疆之甚邇貢柔削以多疎屬在哀煢殊非簡傲仰計貴陰勵業毓性凝和秀才郎狀元繡組成文珪璋範德早副命部之薦尚淹搏海之程矧國家巍煥宣猷暉昌復旦崇英逸偉方求應務之才發策決科佇寒錄賢之詔更希順衛式慰傾祈

轉運司部

右某伏念邇者幸屬天倫遠分郡政方謀趣治旋會按行暨獲趨塵亟承欵接載荷優隆之賜永銘頑固之懷仰振舉於列城諒便藩於景福恭惟某官才謨緯世望實光區總善部於中臺幹要權於外計聿豐經用載洽殊聞孟博持綱清詔克申於雅志于秋作輔富民行啓於真封更祈順嚴律之有初廸粹襟而自重

撫州臨川知縣寺丞

右某伏念屬自禁座掄材誤竦前勞之誚侯藩沿牒遽參剖竹之榮窘若宦遊邈焉風會加以門衰祚薄途泰

命屯合符將覲於芝庭累釁亟延於萱背羈孤至此言
叙何從荐易芳年踈馳短札豈謂猥蒙冲眷遐枉珍題
荷降挹之兼常第刻著之惟永仰計首公多裕毓性敦
官伏以某官德牧瑞儀韶英正韻適分曹於棘署聊賦
政於雷封千室鳴絃已布阜安之化四門啓籥方延駿
茂之才希順廸於粹襟佇顯登於貴仕其爲企頌曷既
剖陳

光州知郡狀元學士

右某早者寓跡中州趨塵上館文暢之才具美載挹英
風相如之騎甚都繼臨窮巷暨首涂之斯廹卜賁剌以
莫遑近審光奉綈章顯分符寄適黃堂之視政諒素履
以敦和恭惟某官桂苑横飛蓬山獨步鑒局尚於夷遠
思理禀於清純前賈席以問釐方隆寵遇厭嚴廬而出
守暫遂便藩已鳴千室之絃亟成旬日之化鋒車趣召
行膺用板之恩鳳掖司言竚演明緡之命更祈冲衛式
副虔誠

明州同判屯田

右某啓伏自欒棘餘生再塵於仕籍菁莪善育猥厠於
英游顧亥豕之未分復管庫之爲役神標邈爾俗狀紛
然欲一致緘縢少導悃臆其如休直相半出納互繁陳

孟公之口占胡能有意陶士衡之言荅豈逮如流矧通
恕之可詳匪怠驁之加責恭惟中和舉職愛利及民當
九夏歊炎之辰輯五福康寧之用伏以某官天才開敏
氣宇疎明蹔關掌於郡條已著聞於風迹庖硎載發適
彰投刃之功漢席方虛彌渴受釐之對即膺迅召入筵
近班川塗阻長圭簡遷貿首公之外繕性是宜

相州知府學士

右某伏念屬自某官輙從劇任出鎮名藩懷紱之鄉固
篤於時寵歌襦載路諒洽於民歡仰惟化醇俗以惟和
輯純禧而益厚伏以某官才謀自任强濟有聞荐總要
權居成懿效運計籌而商利克兼邦財奉使竹以班條
方隆政績佇沛麗鴻之寵入歸嚴近之班惟冀順時少
符延想

舒州知郡郎中

右某言伏念自某官辭計部之繁領州符之重遽茲摻
袂俄及凋年致問絶疎馳精罔暇恭惟政發其譽化醇
於民坐臻平簡之風舉集沖休之福某官器德兼劭不
謀自高早推應務之能洊被使煩之寄居聞異最動振
淑聲求名部以班條方資偃息委細書而被寵即覲凝
嚴惟希善養粹和少符詹詠

狀元正言學士

右某伏念自審某官陟岵纏悲棄官行服悵悽風之寂爾奉慰削以闕如復以守藏所縻繼日鮮暇望神標而夐越走俗狀以空疲雖欲一致緘縢少導悃臆其如筦庫之任米鹽甚繁窘於五木之拘涸若百亟之意諒寬明之可悉匪大鶩以見尤恭惟春律布和家居鮮味雖孝思之罔極在禮典之不踰佇見隙駟終祥詔鳳申渥入踐雍容之列峻陞清切之司川塗阻長圭籥遷逝善爲開抑勉自保順

楚州知郡都官

右某伏念竊吹書山日甚空疎之誚搖旍郡閣坐違英絢之姿矧惟蘭玉之親仍締葭莩之援馳誠僅闕負刺彌兢恭惟觀省民風敦明治體當砥節首公之暇得餐和履順之宜伏以某官性行淑均才謨高正應積星之上列持分虎之要權熊軾班春已洽愛棠之詠鳳書申寵行膺用板之恩更祈順韶律之惟和廸粹襟而自重

運使學士

右某伏念時駟易馳神峯夐隔抗塵容而自效煩使增勞昇短札以爲儀空函罕致諒茲寬悉必恕頑踈近者輙上奏封懇圖州任天仁從欲適下於俞音諫局備員

俄膺於渥命退惟冒寵誠出更評豈謂過沐周勤特頒
誨檢曲形敦借第積覥藏仰繩部之多餘固逆釐之彌
厚伏以某官才謨敏贍識局該明兼資鯁亮之風簡在
顯昂之眷暫膺溫詔移總懿綱八使申威已振澄清之
譽九年足用即觀紅腐之饒矧洽殊聞行躋近列釐升
嚴律增企儁游萬與遵顧少符言頌

江西運使兵部

右某伏念倏瞬粹度俄及蕭辰箴補無才方懼尸官之
誚澄清在望已隆按部之風近者伏審三載疇庸五兵
峻秩凡叨契愛之分舉增驩懌之悰恭惟經畫多餘釐
祥茂集某官沉明毓性端亮馳稱攬轡申威大康於遠
俗析毫商利彌衍於宏謀佇成績之有嘉聽褒恩之在
邇唯祈順序少慰趣誠

壽州知府學士

右某伏自某官輙從劇任榮領便藩顧箴補之無才日
懸充位仰寬明之樹化時用偃風催疎裁記之誠增役
雝羣之恨緬計布民經而有裕丁葉序之云初塗誦載
歡神釐舉集恭以某官才猷自任端介不回早從仙室
之游暫奉使旗之寄閉閤而治方從偃息之懷趨節以
朝行被褒優之命伏冀俯順氣候精加葆調

知府密學

右某啓某屬者誤被宸恩擢司明命演帝綸之重方媿空疎備使隰之行遽叨簡任其榮甚過所貴未勝辭避莫從憂惕兼至暨治裝之云廹實裁記之未遑蓋主上以仁治中區惠先遠俗勤詢歲旱貽惻聖衷慮生籍之流庸傷物價之騰躍雖歌襦之化固久服於民心而乘傳所過庶咸知於上意適兼程而虔命將入境以傾風敢謂猥沐殊私疊貽精翰仰認履謙之德舉增爲感之懷欵奉有期瞻忭無已

永興招討太尉

某啓此者誤膺朝選叨貳使權蔭德有階是爲天幸庶才無補第恤人言嘗裁記以通誠即治裝而引道已度崤函之險式瞻秦雍之雄掃舍人之門將修府謁啓元戎之乘佇託車塵欣望所深實倍彝等

同前

某啓屬者暫違節下入奏廷中達將悃之謀雅符於上意賾柄臣之論盡協於前籌奉成筭以出都指歸塗而促駕屢承教問曲示眷存內惟鄙庸敢忘競荷棠郊在望已及於提封蓮府多賢即陪於高議

同前

某啓保邊無狀被責爲宜忽奉詔函俾趨宸闕顧勲庸
而何有矧疆埸之未寧累上奏封願留職任至誠斯切
成命莫回雖軺傳之載馳但心顏而自愧豈謂不忘齒
記先貽教函過敦愛奬之私益重謙尊之德此蓋某官
翊隆大業稱引後生謂嘗備於屬僚每借言於公論致
茲辱瑣誤玷寵光期入覲於威顏方再陳於讓懇未遑
多叙徒積厚銘

鄆州赴上謝兩府

右某啓近奉敕移知鄆州軍州事已於今月五日到任
上訖淮南善地所寄已優汶上名藩被恩彌重内惟過
幸誠出先容此蓋伏遇某官以道佐時以仁恕物軫其
疎外曲有借憐致茲易地之行實亞陪京之近敢不心
存愛利力服忠勤勉師循吏之爲庶荅大鈞之造

乞致政上二相

冒榮過分得疚早衰雖叨鄉里之爲州奈苦膏肓之肆
梗不求安退是速陰誅比瀝血以奏封願賜骸而就第
愚誠已至天意未回此者伏遇某官道輔唐虞德高夔
契以萬物遂宜爲至樂以一夫不獲爲深憂幸此孤孱
嘗攀雅舊敢望察其素實閔以病軀謂力丐於休閑知
事非於矯妄特加公論曲賜先容述眞懇於上前必垂

恩可救餘生於言下實賴矜全內惟犬馬之殘年曷報
挺鎔之大惠

安陽集卷第三十八

安陽集卷第三十九

宋魏王韓琦著

大注河南彰德府知府同安後學黃邦寧重修

大使回諸州去日遠迎

右某啓此者肅將朝命遠奉聘儀方道出於藩圻即刺
通於候舍猥承隆念先枉珍題認降挹之有加固悚藏
而斯在

副使

右某啓此者睦隣修好展幣戎行顧名部以經塗辱芳
函之垂問即諧欵晤彌積欣銘

大使回天雄軍澶州二運使去日遠迎

右某此者聘結歡隣叨奉建旟之命塗經會府即申修刺之儀豈謂過沐隆慈曲頒精翰荷遜勤之良厚固欣悚以兼常

副使

右某此者叨聯使節出奉聘儀已促征軺言由盛府豈謂俯回眷念特貽函封幸趨拜之匪遥固欣銘之舉集

使副回去日不經歷州軍遠迎

右某啓此者祗奉朝綸出修鄰聘過承厚念遐枉蕩題載欽冲挹之私但積悚藏之素

大使回諸州回日遠迎

右某啓此者拭玉修歡甫成於聘禮回轅即路再歷於名藩豈謂殊私先貽妙翰仰荷遜勤之旨豈勝銘悚之懷

副使

右某此者已達聘儀再由郡境修名致謁即叙於賓儀馳使裁緘過敦於主禮仰欽勤重彌積靦銘

大使回天雄軍澶州并二運使回日遠迎

右某此者持玉幣以出疆甫成聘禮駐旌軺而就館再展賓儀豈謂過沐隆慈曲頒尊翰荷愛存之斯至固兢

刻以兼懷

大使去日回滑州書

右某啓此者恭持信幣言聘殊隣幸弭蓋於邑居徒睎風於府署敢期英念遐枉珍題犒行之禮甚豐服惠之誠益著尚遥披奉彌積傾瞻

白溝謝筵狀以下契丹國表狀

歲元更歷時聘講歡展幣以行奉邦儀而載肅謁闕而問推宴禮以兼優仰荷眷私彌增感抃

新城謝撫問表

祗膺恩撫伏用兢榮中謝竊以獻歲更端睦隣修好致比年之禮式謹於彝章慰行路之勤曲形於嘉問仰承渥惠增紀愚衷

燕京謝酒果狀

拭玉申歡受書將命顧都城之所歷承醴齊之載加仍兼篋實之珍益甚使軺之寵仰懷恩錫第極悚藏

澶州謝湯藥表

寵賚有加感悰彌至中謝竊以聘儀爲重敢懷蒙犯之勞藥劑稱珍曲示慰安之禮仰恩輝之下暨顧行色以增和土戴慈仁彌深感服

副使

猥荷鴻私曲頒靈劑中謝伏以歡隣講好獲參爲介之行上藥均和遽沐蠲疴之賜載欽惠貺徒積兢銘

中京謝皮褐衣物等表

祗膺恩檢就賜珍裘被寵兼常撫躬增惕中謝伏念寶隣胥協信幣交修屬冬律之方嚴眷使軺而加念式頒寒服益示至慈逮茲騶隸之行亦均輕暖之賜欽承厚禮實感丹悰

謝館宴狀

都畿爰止方循即館之儀牢醴具陳亟荷宴賓之禮仰鴻私之曲被銘丹慊以良深

謝簽賜酒食狀

壁琮申聘甫及於名都肴醳均恩俄推於厚賚仰欽慈渥但激鄙悰

謝酒果狀

乘軺講好授館修儀猥荷眷仁荐推恩賜載挹醇醪之味仍均芳實之珍優禮所加悚銘斯至

謝春盤幡勝狀

緹律回春青陽戒節鏤勝俯遵於俗尚雕盤縈錫於時珍上荷恩私至深銘刻

謝生餼狀

旌輅就館方展於聘儀牢積在庭爰豐於餼禮仰銜恩
惠伏積兢銘

謝射弓筵狀

百名將幣式奉於隣歡五善講儀恭陪於射禮仍浹示
慈之宴彌欽覲德之容上戴恩私伏增銘悚

謝餞筵狀

拭璧修歡既講聘儀之重回轅即路仍推宴餞之私荷
恩惠之載周在感榮之兼至

回燕王狀

玉幣申歡獲將於慶禮椒蘭飲德即奉於英標豈謂殊
私先貽妙翰載認撝勤之旨伏深感著之懷

副使

參奉聘儀謹修鄰好言由盛府將奉温儀認謙禮之載
加辱榮緘之見問其爲悚荷曷既敷陳

回中京留守狀

載旜將命方塵于縣之行促駕經塗載仰維垣之重敢
期英念先枉珍函認謙禮之彌加固銘懷而斯在

副使

獲貳使輅嗣修時聘屆名城之甚邇沐芳翰之見臨爲
禮至優感懷增厚

謝燕王請赴筵狀

受書講信方歷於名都折俎申歡過敦於厚禮仍貽芳翰曲示寵招即諧欵奉之私但切欣銘之素

副使

參持鹰隻幣獲屆樂都過形削牘之勤曲示犒賓之禮載欽嘉名彌極感悰

謝中京留守請赴筵狀

適停輅馭甫憩都城俄推置醴之勤仍沐裁緘之名永言銘戢豈易述宣

副使

修聘寶隣停驂會府遽承芳檢曲示寵招荷主禮之載豐寘感懷而增厚

謝中京留守餞送狀

年聘成儀使旟復命都城就館重煩延接之私祖帳飛觴彌示眷勤之厚仰欽優待增極鄙悰

副使

獲馳介乘欽奉隣歡方揭節以言還沐至郊而爲餞感藏斯至染述奚周

謝燕王餞送狀

已達聘儀再由都會荷眷勤之彌渥加宴餞以過豐其

在銘懷固非勝道

副使

參修聘問回歷都畿遽修祖道之儀實厚送賓之禮其

爲悚佩無假開陳

安陽集卷第二十九